

稻虾共养致富记

余同友



的龙虾一共卖了五千多元钱,刚好补偿了买水蛭苗的钱。

经此一遭,崔兴文想,养这养那,怎么就没想到养小龙虾呢?

分专门用于养虾,一部分开辟成稻田养虾,还有一部分用于繁殖虾苗。这一年,他的稻虾总收入高达十多万元。崔兴文多年倾注在稻田养虾上的心血,终于开花结果了。

为了提高亩均效益,崔兴文又摸索出一套冬季虾的养殖技术:在冬闲田里灌上水,秋天放上小龙虾种苗,进行繁殖,到了春天就可以上市。这个季节的小龙虾刚好填补了市场空白,价格是夏天龙虾的三倍。

在养殖过程中,崔兴文经常请教安徽农业大学的教授们,在他们的帮助下不断摸索新技术。为了保证双河水库不受污染,他在龙虾塘内模拟湖泊生态环境,种植伊乐藻、水花生等植物,既可净化水质,夏天又可为龙虾遮阴。同时在饲料上以玉米、豆粕等为主,并自建了小电站,经常注入新水,既帮助龙虾脱壳生长,又保证养虾稻田的水稻不施化肥。

2016年,小龙虾行情特别好,崔兴文的虾又大丰收,稻米加上小龙虾,一共收入二十多万元,当年顺利脱贫。

四

看着崔兴文每天早上去稻田水沟里起虾笼,拎着虾笼上街去卖,拎一次就是几百元钱的进项,村里人心动了。连当初劝阻他的人也来向他讨教,要跟着学养龙虾。

这正合崔兴文的心思:“一个人富不算富,要富得乡亲们一起富。”

2016年,双河村专门成立了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,崔兴文担任理事长,以合作社名义建成“稻虾共养”扶贫示范试验基地五十三亩。十六户贫困户率先尝试,立竿见影,当年脱贫!榜样力量大,合作社一下又吸引了贫困户一百多人。

崔兴文的扶贫事迹引起了造甲乡党委和政府的重视,他们因势利导,把稻虾共养作为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,聘请崔兴文为全乡龙虾养殖顾问,采取“基地+贫困户”模式,对全乡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重点帮扶。为推进产业融合发展,还开辟了乡村观光一日游,连续四届举办龙虾节,打造了“互联网+龙虾”电商平台,建成绿色稻米加工基地。

短短时间里,双河村“稻虾共养”模式就产生了很好的效益。随后,长丰县决定在全县推广崔兴文的“稻虾共养”。消息传出后,一位从事现代化养殖的民营企业经营者找到崔兴文,愿以高薪聘请他。崔兴文婉言谢绝:“我的稻虾共养技术不是我自己拿来卖钱的,是用来带领贫困户致富的。”

同为残疾人,崔兴文深知残疾人脱贫不易,对残疾人贫困户更是悉心帮助。

下塘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张玲,自幼上肢残障,后来又被查出患有严重肾病,加上丈夫有严重的腰椎病,全家每年光治病就要五万多元,一家三口人整日愁眉不展。2017年10月,崔兴文得知张玲家的情况,便主动去找她,让她跟自己学养小龙虾。张玲为难地说:“我一没技术,二没本钱,怎么养?”崔兴文说:“这些我都帮你想好了,你就大胆地流转农田。”随后,他帮张玲整理出稻虾共养田块,又无偿送上虾苗等必需品

2021年1月16日晚上十点多,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造甲乡双河社区崔大岗村民组,室外气温零下三摄氏度。北风吹过露出稻茬的田畈,发出呜呜的声响。四野空旷无人,但注意看,会发现一星亮光,一个中年男子正蹲在田埂边观察稻田。

这里的稻田有点怪。一般冬闲田里是没有水的,这里却每一块田里都沿田埂挖了一道水沟,水沟里灌满了水。这样的气温下,水沟里自然结了冰。中年男子用手机照着冰面,冰层下聚集了一群舞着钳子、浑身紫红的小龙虾。男子微微一笑,在手机上给龙虾养殖群里发了条短视频,配上解说:近期上冻,当田沟里冰层厚度达到两厘米以上时,就要破冰供氧,如果厚度达不到,就可以不管,大家留心了!

沿着近百亩的田块转了一圈后,他打着手电,往村里走去。寒夜里,这束光坚定而温暖,但握着手电的人,左脚走得有些趔趄——因为曾患小儿麻痹症,他落下了残疾。

他就是崔兴文,长丰县太空莲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,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获得者。通过“稻虾共养”产业扶贫模式,崔兴文不仅自己从贫困户成长为养殖大户,更带动全县一万余名贫困群众走上脱贫致富路。

二

崔兴文家所在的崔大岗,地处江淮分水岭上,双河水库就在村前,当地人的主要收入靠种水稻。过去因涝灾不断,粮食难以稳收,加上位置偏僻,2014年包括崔大岗在内的整个双河村(2018年改为双河社区)被识别为重点贫困村。

喝双河水长大的崔兴文,三岁时患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。上学时,每天他都要拖着病腿,穿过田畈去四公里外的学校。路上长满了荒草,他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在地,说不清跌了多少跟头。农忙时去田里劳动,他腿脚不便,别人能挑一百斤的稻子,他顶多只能挑五十斤。他家人口又多,负担重,一家人一年忙到头,只能勉强填饱肚子。全家只有两间土坯平房,一间畜着牛,一间住着人。很多个深夜里,听着隔壁老牛反刍的声音,好强的崔兴文就暗暗下决心:“我一定要过上好日子!”

长大后,崔兴文娶妻生子,为了家庭尝试了很多种致富途径。因为妻子身体不好,崔兴文自己腿脚又不灵便,只能想办法在家门口做点事。他考察市场,发现药用土鳖虫市场正好,决定也试着养。买不起种虫,他就去村里人家的土灶里、草堆下寻虫,将家里的一间房子铺上细土,把捉回来的虫子放在土里,喂它们米糠、麦麸。在他细心照料下,土鳖虫长得挺好,春天养,秋天收,他高兴地装了一百多斤,运到附近的药材收购站去卖。没想到,原先每斤五元钱的土鳖虫因为养殖的人太多,收购价一下子降到了每斤不到一元钱,连成本都收不回。

转过年,崔兴文把目光投向村前的田畈,搞起泥鳅养殖。他想,喜欢吃泥鳅的人不少,价格应该不会低到哪里去。他手头还有两千元钱,又找人借了九千多元,买了泥鳅苗,挖了大水塘,照着书上教的,精心喂养。不想,收泥鳅时,连泥鳅苗都没见到几条。请教了专家才知道,由于水塘上没加防护网,这些泥鳅全被一旁水库里的水鸟吃了个精光。

崔兴文不服气,跌倒了再爬起来。他又盯上了药用水蛭养殖。他想,这东西水鸟不吃,市场价格好多年一直都比较,养这个准错了。那已经是2010年了,春养秋收,待放干了田里的水,让他失望的是,水蛭竟然又找不到几条,他坐在田边发呆,百思不得其解。

忽然,他看见稀薄的水面上,划动着几只小龙虾,其中一只大夹钳里正夹着一条缩成一团的水蛭。他跳下水田,挖开田泥,这一挖,发现田里有好多小龙虾。原来是它们吃掉了水蛭!崔兴文心里一团火冒上来,将小龙虾一只只抓起来往田埂上扔,扔着扔着,他突然反应过来:水蛭没了,小龙虾不也可以卖钱吗?这东西在市场上可是走俏货啊!

他马上在田里抓了满满一蛇皮袋小龙虾,运到城里,卖了几百元钱。此后几天,他天天在田里抓龙虾,这野生



列车载着一千多名工人,穿山越岭,向鄂西南的一个工地进发。车至乌龙泉火车站,已是夜晚。火车停下来,我随大伙儿走下车厢,在站台透气。至今,我仍清晰地记得,我看到了站台前方的一片灯光。那片灯光再往前,就是武汉市区的海洋。从豆村如蜜的山村,一下走进这光的世界,让我有些不知所措。

一位巡逻大叔路过,好奇地问道:“小伙子,看什么哩?”

“看光!远处的光。”

大叔乐了,说:“我天天晚上在站台里,也没觉得这有啥值得看的。”

我激动地告诉他:“我们那个山村,只有煤油灯,还得省着用。这里不一样,这光,一眼看不到边。”

大叔听了,没有再笑,反而很热情地对我说:“那你多看看吧。”

这好多年前发生的一幕,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。后来,被这光吸引,我考入了武汉的一所大学,开始与这座我为之动心的城市朝夕相处。

晚上从图书馆出来,我总会在喻家山下的校园内漫步徜徉,看路边的树木,看盛开的花草。但更上心的,是看路旁那一盏盏路灯,看路灯所发出的柔和温馨的光。周末的晚上,我有时也会去学校旁边的街市,静观那些居民区的万家灯火。

在校时,因囊中羞涩,很少上街品尝武汉小吃。记得有一回,给一家报纸投稿,得了十多元稿费,我便邀约室友去大东门小吃街。那次我们品尝了不下十种小吃,热干面自不待言,春卷、豆皮、欢喜坨、锅贴,我们都尝了尝。那份难得的口福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那天晚上,从大东门小吃街回学校,我们踏着一地月光,唱着当时流行的歌曲,心满意足,其乐融融。

这座城市,处处与光有关。还记得当年离学校一站多路,有一个破旧的居民区,烂泥田,杂草地簇拥在颠簸的道路两旁。此地原叫鲁巷。后来,这里变成了光谷高科技产业园,园区里诞生、开花、结果的高科技公司,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说到“鲁巷”,人们已慢慢淡忘,但说到“光谷”,无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,都耳熟能详。现在的光谷,成了武汉市经济增长的引擎,也成了居住、休闲、购物的热门之地。

大学毕业,我在这座城市定居,接触最多的是这座城市里的人。

前些年,我因脚烫伤,在家休息。准备做晚饭时,发现液化气瓶没气了。那时还没用上管道天然气,无奈之下,我给认识不久的出租车司机熊师傅的寻呼机发了一条信息。没想到,一刻钟后,熊师傅就扛着煤气罐“吭哧吭哧”上了楼。

我赶忙道谢,请熊师傅喝茶。“喝什么茶哟,我还要跑生意!”熊师傅粗声大气。

我把换气的钱、的士费、搬上六楼的辛苦费一起递给熊师傅。换气的钱



图为武汉市夜景。

影像中国

图为长丰县“稻虾共养”稻田。

张忠建摄

江城的光

李御

他收了,其它一概拒收。还是那副粗门大嗓:“你这个人好啰嗦,一点小事,我还收钱?”

熊师傅麻利地帮我换上气罐,然后扛上空气罐下楼。临走时,丢下一句话,依然气高声大:“你脚没好之前,莫到处晃,有事打招呼。”

粗门大嗓的背后,是一份豪气与仗义。这也是我对武汉人的印象。

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,这座城市彰显了英雄本色。太多的英雄群体与个体,太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,每时每刻都在涌现。当我从媒体上了解到这些人物与故事时,我并没有感到意外,因为我知道,武汉人就是这样——敢打善拼,是英雄的人民。

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位小区的普通保安,名叫黄和义,快六十岁了。疫情防控期间,他组织买菜、送菜,给老人送药,有求必应。大年初一,一家业主发现楼上漏水,而楼上的住户在国外。那位住户向黄和义求助,告知黄和义钥匙放在二十公里以外的亲戚家。许多交通工具停摆,黄和义四处打电话求人,终于取回了钥匙,开门修好了漏水管,为楼下住户救了急。大年初二,小区一位老人发高烧,咳嗽不止。黄和义知道后,热心帮忙联系急救车将老人送院治疗。黄和义三个多月没有回家,吃住都在小区保安室。

后来,我见到他,对他说:“老黄,你真不容易呀!”

黄和义笑了笑:“也没啥,大事来了,大家一起扛!”

从来到这座城市求学,再在这座城市安家、立业、定居,一晃四十多年了。四十多年相处,我越发感到,无论是熊师傅,还是黄和义,他们就像是这座城市的一点点微光。虽然微小,但汇聚在一起,就让这座城市放射出耀眼的光芒,变得更加光彩夺目。

难忘这江城之光。而我自己,也想成为这座城市里温暖的一点微光。

大地